

嚮讀者 第二次大戰以後，藝術風氣日趨低落，讀海內閑客文後觸極深，樂以轉載，以

藝術的性靈與技巧

海隅閒客

獻給從事音樂的青年

編者

藝術的一切部門，都離不了性靈與技巧兩方面修養的均衡發展。我們平常所讚揚甚至崇拜的偉大藝術家，不是單純的爲了他有高深的技巧，而且是爲了他有一個美的生命；這個美的生命，通過某一藝術部門某一工具，流露他的真摯而高貴的感情和思想。所謂真摯而高貴的感情和思想，就是藝術家的性靈淨化出來的一點東西。什麼東西？那是很難概括地說的。例如：當莎士比亞寫到「人的缺點永留在人們的記憶裡，他的優點隨着他到墳墓。」這話的時候，便是他對人生宇宙所持的欣賞，批評或詛咒的態度。又例如：當魯賓斯坦在鍵盤上彈奏音樂，像魔鬼狂歡，像雷神憤怒的時候，所流露他與那種音樂混然一體的生命活力。這都是「一點東西」。平常人的這點「東西」，大抵都是庸俗的，低級的，甚至是下流的；有一個美的生命的藝術家的這點「東西」，是高貴的，真摯的，超脫的。

性靈枯竭的時代

尋求這點「東西」是藝術家的第一任務，尋求藝術某一部門的技巧是他的第二任務。這，至少在傳統的藝術思想中是如此。然而自從現代的物質文明挾其無孔不入的膚淺哲學基本上支配了藝術世界以來，事情似乎被迫而顛倒過來了。技巧成為第一，而性靈變成了第二。這在藝術以外的領域也無不如此，例如即使是以性靈高於一切的上帝事業，現在的情形是只問你有無辦法籠絡大批教友，至於你是否與上帝常在倒不甚重要，就像你只要能唱一隻歌使大家滿足，而不甚注重他們是否被感動的情形一樣，在現代人的思想中是有其哲學統一性的。現代文明整個領域靈性枯竭的普遍趨勢，可指出可討論的太多了。這裡不打算作廣泛的論述。

術上，事情更不應如此。然而事情到底是如此了，是什麼原因？應如何去補救呢？關於這類的問題，曾經有不少的思想家指出，說現代文明的發展精神與物質脫節。然而這太抽象了，很難使我們平常生活在常識裡的人所能領悟的，況且物質與精神的關係，本來就是一件很難捉摸的事。你說現代的物質文明不表現某種精神力量與情趣嗎？又不見得。一百多層的摩天大廈，對你的心靈自然有它的一種力量；一個電話可以使整個紐約於一夜之間變色的巨大人，也自有他的「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情懷；至於那些必於每天晚上從保險箱裡把鈔票拿出來，一數以作樂的財主們，也自有他們特別的精神境界。還有，在一系列的電氣化，原子化，機械化所構成的現代文明雄壯的氣魄與旋律，誰說它沒有精神呢？誰說它不是象形着人類的心靈，文明的活現呢？這樣，問題就模糊了。現代的文明不但有其精神，而且有其表裡統一的

籠統的術語，說什麼精神與物質脫節這類的費解或的話。我們不妨這樣指出，現代的精神性靈枯竭或空虛，乃人類心靈失去了自由的結果；也就是經濟的，思想的，對人們心靈的支配控制太大了，幾乎到了奴役的程度。比方說你是一個音樂家，自你開始懂得理解事物那個時候起，你就開始感覺到或遇到諸種權威對你的暗示和威脅。你不但不能依照你本來的心靈自由去發展，而且漸漸的要求，亦即是通常所謂迎合社會的就口了。這樣一來，你的心靈還會有稜角，有鋒芒，有火燄嗎？在這情形之下你也許會回想貝多芬那個時代，更會讚美羅曼羅蘭爲他塑造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在巴黎「一節場」那種鬥爭的場面。在那個時代，藝術家可以保有心靈自由而在窮困甚至迫害中戰鬥，而且其戰鬥被承認，被欣賞，被喝采，並因此而勝利。貝多芬（自然還有其他許多同樣偉大的藝術家）一直能够在心靈自由的主動中鬥爭，創造，那就不難解釋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滿了真實的生命力量，流露極美的人類性靈的光彩，而他也成爲一顆不滅的靈魂了。

在現代的社會環境下，你能够這樣做嗎？可以
至少，在外表上沒有人干涉或限制你的心靈自由的，
干涉或限制。然而實際上你幾乎命定的不可能戰
勝上述諸種權威對你的支配和控制。那些權威的呼
群衆催眠式的威護下，會根本把你心靈自由的呼
聲淹沒得像海嘯中的燕語鶯歌那麼地可憐，渺少
，會把你的戰鬥當作以小丑般來嘲弄，會說你是
瘋子的可憐。然而，當人們還願意把你當作一種
存在而加以理會的時候，你已經是了不起了。事
實上，你的一點「動人」的性靈，很少會有人去理
貝多芬那個時代，人類性靈的力量可能成為
一把鋒勁的利劍，直刺庸俗世界的心臟。現在呢，
如果你還想運用這把利劍的話，那準會變成唐
·吉訶德的長矛，揮舞起來不但不會擊倒敵人，
反而會把自己打得頭破血流，現在的邏輯似乎是你
：如果你想征服庸俗的世界，唯一的辦法就是你
只有去諂媚它，投合它，奉承它。這時你便須依

靠技巧，而不能依靠性靈了，說得淺明點，你就只需要一套「娛人」的本領，而不是「動人」的本領了。現代的社會環境就是這樣地規範着藝術家的創造和出路。這種環境天天下在暗示他們放棄自己，要讓他們的靈魂變成浮沙，要使他們的一笑一顰不是流露自己的情性，而是爲了歡娛就變。在放棄自己投合別人的情形下，你的性靈早就變成地窖裡或冰箱裡的東西了。

這就難怪現代產生不了足以震撼人類靈魂的偉大藝術家。現代技巧的不足是顯然的，但是一般地說藝術家的無性靈反而枯竭，無力無光；因此現代的藝術家外表上或數量上如何多姿多彩，總覺得整個文明是不穩的，人類的是整個精神景象是浮泛脆弱的。自古以來，藝術是支持人類的文明結構最內層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果說起來不算是強調的話，簡直就是若干偉大藝術家的心靈之照耀與輻射。當我們想到歐洲的文化與榮的時候，我們必然會想到莎士比亞、貝多芬、羅曼羅蘭這些不朽的靈魂，幾乎他們就是歐洲靈魂對他們是熟識的，親切的，永恒的。然而這些不朽靈魂的輻射能够經歷得起時代氣氛的包圍嗎？這種氣氛的基本作用是要到處窒息人類之靈魂，是壓迫藝術家卑恭屈服的，是迷惑人以性刺激代替欣賞的。就情形看，我們真的耽心有一天，甚至不是久遠的將來，人類的藝術會完全失去靈，變成純粹娛樂與刺激的東西；就像現已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一樣，藝術世界裡只知道有什麼明星，而真正不能生存了。這些藝術明星他們自己以至一般群衆，都明白他們的運命將會像流星一樣地迅速消逝了。這就是他們的靈魂嗎？那已經是這個時代的東西了。

在結束這節的討論之前，我想講一個很發人深思的故事，可稱爲美國音樂藝術天之嬌子的爵士樂作曲家，喬治·葛思溫（George Gershwin），當他才不過三十歲開頭而已紅遍美國的時候，他曾到歐洲去遊覽並且打算尋求名師而認真學一點嚴肅古典的東西。無論到那一個國家，他都風靡了當地的音樂愛好者，音樂廳、電台，以至夜總會。到了法國之後他去請求一位名師教導他，那位名師問他每個月收入多少，他說約十他

一個美國佬在巴黎「接着他的『藍色狂想曲』」告成功而震撼美國樂壇的時候，有一位熱心藝術的贊助人，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現在，妨礙葛思溫使他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是否就是他缺少了憂傷！「他還繼續的勸誘口吻說：『一點生量。那些人類的眼淚啊！它潤澤了藝術最深的根。我倒不免希望你體驗一番感情的狂瀾怒濤，對你的心靈的孤軍作戰，從日常世界的擾攘中暫時擺脫；所有那類體驗，對於一個藝術家振作與啓示，都是應効最著的要素。』

無疑這是一個性靈枯竭的時代，而且面對着這樣一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以養育人類靈魂爲天職的藝術家們，難道就只得隨之而去潤澤和激發的嗎？葛思溫缺乏了這些，就像現代無數藝術家缺乏了這些一樣。他們的「人類的眼淚」隨着性靈的枯竭而枯竭了，被時代的氣氛窒息了，而在催眠狀態下的群衆所厭惡了。

堅持最低的情操

這一點點滴滴不斷的人類眼淚，那是人類自古以來，藝術和藝術家都不都是需要這種源泉去潤澤和激發的嗎？葛思溫缺乏了這些，就像現代無數藝術家缺乏了這些一樣。他們的「人類的眼淚」隨着性靈的枯竭而枯竭了，被時代的氣氛窒息了，而在催眠狀態下的群衆所厭惡了。那些靈光閃閃的清潔的靈魂。原來他們那個沒有倒向你學習呢，你回去吧！」的確，葛思溫無需什麼嚴肅古典的東西，而他本人亦無需屬於那種東西的性靈涵養。他只需要聰明，需要技巧，需要能風靡群衆歡娛群衆的一套。這就是現代藝術生活的本質了。

然而，也是同樣的葛思溫，當他的交響曲「一個美國佬在巴黎」接着他的「藍色狂想曲」大告成功而震撼美國樂壇的時候，有一位熱心藝術的贊助人，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現在，妨礙葛思溫使他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是否就是他缺少了憂傷！「他還繼續的勸誘口吻說：『一點生量。那些人類的眼淚啊！它潤澤了藝術最深的根。我倒不免希望你體驗一番感情的狂瀾怒濤，對你的心靈的孤軍作戰，從日常世界的擾攘中暫時擺脫；所有那類體驗，對於一個藝術家振作與啓示，都是應効最著的要素。』

那些靈光閃閃的清潔的靈魂。原來他們那個沒有倒向你學習呢，你回去吧！」的確，葛思溫無需什麼嚴肅古典的東西，而他本人亦無需屬於那種東西的性靈涵養。他只需要聰明，需要技巧，需要能風靡群衆歡娛群衆的一套。這就是現代藝術生活的本質了。

然而，也是同樣的葛思溫，當他的交響曲「一個美國佬在巴黎」接着他的「藍色狂想曲」大告成功而震撼美國樂壇的時候，有一位熱心藝術的贊助人，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現在，妨礙葛思溫使他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是否就是他缺少了憂傷！「他還繼續的勸誘口吻說：『一點生量。那些人類的眼淚啊！它潤澤了藝術最深的根。我倒不免希望你體驗一番感情的狂瀾怒濤，對你的心靈的孤軍作戰，從日常世界的擾攘中暫時擺脫；所有那類體驗，對於一個藝術家振作與啓示，都是應効最著的要素。』

那些靈光閃閃的清潔的靈魂。原來他們那個沒有倒向你學習呢，你回去吧！」的確，葛思溫無需什麼嚴肅古典的東西，而他本人亦無需屬於那種東西的性靈涵養。他只需要聰明，需要技巧，需要能風靡群衆歡娛群衆的一套。這就是現代藝術生活的本質了。

然而，也是同樣的葛思溫，當他的交響曲「一個美國佬在巴黎」接着他的「藍色狂想曲」大告成功而震撼美國樂壇的時候，有一位熱心藝術的贊助人，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現在，妨礙葛思溫使他不能成爲真正偉大的。是否就是他缺少了憂傷！「他還繼續的勸誘口吻說：『一點生量。那些人類的眼淚啊！它潤澤了藝術最深的根。我倒不免希望你體驗一番感情的狂瀾怒濤，對你的心靈的孤軍作戰，從日常世界的擾攘中暫時擺脫；所有那類體驗，對於一個藝術家振作與啓示，都是應効最著的要素。』

那些靈光閃閃的清潔的靈魂。原來他們那個沒有倒向你學習呢，你回去吧！」的確，葛思溫無需什麼嚴肅古典的東西，而他本人亦無需屬於那種東西的性靈涵養。他只需要聰明，需要技巧，需要能風靡群衆歡娛群衆的一套。這就是現代藝術生活的本質了。

非來至會首先，對他否了先，這他也對他們定這他們就是年青的不自己人應該我們這一代的期望，到這教育，必然關聯到對自己覺的教養，必然是與藝術到這藝術創作的歷史，為什麼經歷會是這樣的一個世界，自覺代大狂妄的時代的意義呢失了，甚其體質是，有權威和旋律是愚昧是原質是

抑一於時一必線術一群術樣是除受樣地人方能
抑制天自不須譜混種衆不重藝教責，例是
和自你己必，有上然美，是要術以備都，是恕
已會的太群你所在的它單。的技，是我外的
的發情悲衆自寫一追的純獻基只沒年有根青
你眼覺操哀對己的起求要的身本之予外是香港
的淚時的；你的，，，求一於要以基是香港音樂
代話如歡性鍵不你門藝知還善而急樂家是流
生，命讓與，果呼靈盤是戲是行藝術道要導急功好
就它你即你時流上身只業的情要使和功勸好就
是流之使真你露所從於叫，青操藝使和功勸好就
美，間你是不。奏藝藝你它年的學生告利像，只
了縱的曾有必你的術術戒的朋陶生至，只人都是
情矛經性太不，那的爲最及鍊至。首。我們又是這樣
地盾紅靈與應喉裡意明高們與少首先而是年青而無
流。極的奮計頭獲義星圖還技認老他的性靈師們工文香港
。那一話，較上取是。標須巧識是道苦靈修們不業化的
到時時，對成所什你它不知的性靈師們工文香港
到了你，是你敗唱廢應是道苦靈修們不業化的
你不總忠奚。的。與生媿，練修們不業化的
能必有實落有，五藝命樂藝同養，應一的

術家或教育家在這個實在是多從憫和恕的時代看去，培養一整個人格的途徑，當然是最有效的。這就是所謂基督教的真精神。但基督教的真精神，並非是單靠著神學家陶恩比所指的正統途径，而是要靠著整個文明的發揚，才能夠實現。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現代文明的發揚，而研究現代文明的發揚，又不能不研究基督教。基督教的真精神，就是這種發揚的真精神。